



洪放：桐城人。中国作协会员，省作协副主席，合肥市作协主席。现居合肥。

地是有气的。这气是气息的气。每一块土地有每一块土地的气息。每一块土地上生长的植物、动物，也都蕴含着这块土地的气息。那么，桐城的气息呢？

在桐城生活了四十多年，倘若不与历史这巨大的时空相比，那也应该算得上“漫长”了。漫长的四十多年，这块土地的气息，一寸一寸地浸润着我，一分一分地成长着

## 在桐城派的故乡

## 地气与文气

洪放

我，一天一天地磨砺着我。然而，在桐城的日子，我们总是将这种气息归结到天然。我们很难观照到它，也很难把握到它。有一天，当我们走出，成为所谓地理意义的“游子”，这种气息便悄然绽放——我们并没有刻意去显露它，然而，在你的举手投足、一颦一笑之间，气息贯通，盎然……便有人感叹道：啊，桐城人，那是有文气的。

文气其实就是地气的一种生发。早年，十来岁的时候，看桐城乡间田埂上的独立的青桐。在晨雾里，在夕光里，青桐犹如一支孤绝的笔，又像一个读书人落寞的背影。那是只有桐城人才这样想的。那萦绕在青桐周身的地气，刚正，清雅。这或许也正是桐城多青桐的缘故。地气孕育万物，包括明亮的油桐花，绵延的龙眠山，浩渺的东南湖泊。当然，更重要的是在这广大背景下，生存和生活的人民。甚至包括这些人民所书写的文章。

有一年春节，地上铺着厚厚的

积雪。年夜饭刚刚吃完，家里便来了客人。那是一个在乡村长年游荡的人，据说他见多识广，最大的爱好便是读古。他坐在我们家的桌子前，喝茶，并且盯着我。然后说：“这孩子将来是要写文章的。”他说得恳切，但家里人也只是一笑而过。谁也不曾将他的话当真。但他接着说的话，却让才上小学的我记住了。他说：桐城人原来是很会写文章的。清朝还有桐城派呢。

桐城派注定得从桐城这块土地上生长出来。这块土地的气息，就是文章的气息，就是文化的气息，就是像胎记一样日后在我们的言语和文字间活跃的气息。

一灯如豆，我开始读老祖宗的文章。

一读，便是一生。

而且，读着读着，便常常想见青桐，想见那些在中国文学史上闪烁的身影。甚至，便常常想与他们对话，或者倾听。想问问他们：何谓“义法”？什么是“神气、音节、字句”？文章怎样做到“义理、考据、辞章”三者都不偏废？

当然，有时，还会问到“经世致用”，问到桐城派与那些桐城派作家们的命运。这种隔着时空的对话和倾听，其实就是深入桐城这块土

地的气息，深入桐城文化的气息。一个人，被这种气息包裹久了，影响久了，最后，他一定成了这种气息的一部分。犹如山上的兰花，它所散发出来的芳香，也一定是山的芳香。

因此，我们写出来的文章，一定是清正雅洁的。

因此，我们的内心，一定是承载着经世致用的理想，承载着所谓的“大道”的。

四十多岁以后，突然变成了“游子”。即使仅仅只有百里之距，但却深切地感到：桐城的气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影响和塑造着我。特别是文章。每每提笔，总想起桐城的那些先贤们。他们是虔诚地尊重着每一个文字的。他们会让那些从他们笔下流出的文字具有跨越时空的生命——那是些闪烁着思想、通透着智慧、恪守着学理、饱含着深情，同时又雅洁、正直、崇高的文字。那些文字，都含着桐城这块土地的气息，又都让这种气息漫漶、延伸、晕染。想着他们，我便时常问自己：你的文章呢？在先贤面前，怎样才能减少羞愧？

——做一个永远保持着桐城气息的文人吧！

——写一些配得上“桐城”二字的文章！

## 父亲的吟哦

李国春

父亲像草丛中的夜虫，竹林里的晨鸟，嘤嘤春草池塘，啸吟茅屋秋风，年复一年，用一生的精气神歌唱。父亲会歌唱，不是屈子行吟式的低回，大多是昂扬激越。我耳顺之龄才知道，那叫吟哦。

父亲在我六岁时接纳了我，他是养父。他用衣食将我养大，也用诗文陶铸我的青春品格。父亲是桐城乡下一个旧式读书人，一生半耕半织，身处穷乡，浮沉潦倒，而每日手不释卷，以读书自乐，一个人行走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。

父亲喜读书藏书，这在解放后的农村是极少见的。一张祖传的账桌上，常年放着《历代散文》《李璟李煜词选》之类的旧书，多年开卷翻阅和湿气侵蚀，发黄的封面粘满污渍，内页也多处残损。父亲不离不弃，像善待子女般珍视这些黄卷。

桌上的一本《唐诗宋词选》就被父亲翻得封皮破烂，书页卷角，它始终伴随着父亲晨讽夕诵。初中时的我，除了从课本上学来一两首有积极现实意义的古典诗词外，大部分的旧体诗、词都是从父亲口中听到的。晴好的天气或农忙季节，父亲孱弱的身子夹在生产队集体出工的本族子弟中间，歇工时，便坐在

田埂上吟唱李白杜甫陆游苏轼，最动情的是吟唱毛主席《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》，且吟出气势。阴雨天，便说些聊斋故事、七侠五义，这一刻是社员们最快乐的时光。

读高中时，父亲吟诵《前赤壁赋》的情景让我陶醉其中。他坐在老式织机上，伴着嗒嗒的梭声，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的情景如在眼前，一句“月出于东山之上，徘徊于斗牛之间”声腔清丽婉转，声调徐急抑扬，令我思绪飘忽。多年后，我每每向师友道及彼时的情形，不禁唏嘘再三；后来我曾多次月夜诵读佳篇，文末竟而神已遨游于茫茫大江之上，仿佛此刻真与古贤同舟，把酒临风，同歌窈窕之章。

父亲在村子里辈份高，族中的子弟或二嫂三姑们以为，叔祖是位异人，他不属于这穷乡，而应该去城里干大事业。叔祖口中吐出诸如一箪一食、先忧后乐之类的辞章他们并不理解，凭各自朴素的感知，他们觉得从那茅屋里飘出来一缕缕古韵，能莫名地勾起他们心底里的愁思或遥远的回忆，甚至暂时忘记了年成的丰歉。而父亲一味地乐于此道，他闭目摇头如痴如醉的吟哦，沉醉在自己的一片精神世界

里，不计穷达，物我两忘。

父亲以自己独有的“韩体”腔韵，将他大半生所读的文字倾注在一句句吟诵之中。他屡屡向我讲述几百年前一位叫戴名世的悲壮故事，一半景仰，一半哀叹。原来父亲年轻时曾随兄长学织艺于孔城老街，戴名世家在孔城，那一带有不少戴先生奇奇怪怪的传说，父亲听过，而父亲只说，他的文章好，唉！接着就是一番长吁短叹。

父亲的娴熟的吟哦艺术，得益他幼年接受的塾学训练，他的塾师生于中医世家。到了民国初年，尽管风气大变，乡村学校也开设了新课文，但老先生们仍旧承接古代诗吟的根脉。父亲说，他少小时人塾便摇头晃脑地背诵一篇篇诗文，塾师口传心授，堂上示范，弟子们幼小的心便被那吟哦时发出的美妙音节所陶醉，泱泱沦肌，以至植入脑海而终身难忘。成年后，这些词赋歌章烂熟于心，成了一生吟咏的蓝本。他说，一首诗、词，一篇文、赋，真正要理解其中的意味，光靠读与念，是体会不出来的，只有吟唱，充分调动自己的想象力，仿佛听到昔贤警歎之声，才能深入其里，品其情境、悟其精



李国春，安徽桐城市人。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。安徽省桐城派研究会常务理事，有作品刊于《诗刊》《新华诗叶》《中华书画家》《安徽文学》《未来》《厦门文学》等。

髓，古人就是这样做的。

父亲所崇仰的“古人”，大概就是戴名世以及一代代桐城读书人，他们不正是朝讽夕诵，薪火相续，传递着优秀中国文化的精魂么？父亲自幼受到古诗文熏习，“子曰”“诗云”已植入他生命的记忆中。老来常想：父亲终老只是一介村儒，于学问差可“根柢于先儒理学之书”，而未能“取材于六经诸史百家”。虽无缘成为一名“桐城派”弟子，却站立在千千万万个桐城读书人的行列，昂首向天，对月啸歌，虽百折而不挠。他一生沉醉于古贤诗文中，呈现着自己的生命价值，也深深地影响我乃至儿孙。